

第 四 世 界

——印第安人的现实

〔加〕乔治·曼纽尔 迈克·波思兰斯著
蒋瑞英 译 董天民 校

时 事 出 版 社

1987年

The Fourth World
—An Indian Reality
George Manuel and Michael posluns
Collier-Macmillan Canada, Ltd. 1978

第四世界
——印第安人的现实
〔加〕乔治·曼纽尔、迈克·波思兰斯著
蒋瑞英译 董天民校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69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09-011-6/D07 印数: 1-2200
统一书号: 3225·048 定价: 1.40元

关于《第四世界》及其著者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陈永龄

我向读者郑重推荐《第四世界》这本书及其两位著者。

这是一本故事性很强、富于印第安哲理的书。它充分表述了当今美洲印第安人心底的呼声和深邃的思想。它强调了在如此纷纭变化的西方现代化文明中，要坚持印第安民族和自己的大地母亲之间血肉不可分的联系，印第安民族的文化思想和对自己民族的眷恋正是来自这种基础。

“第四世界”是个新名词，另一提法是“土著民族的世界”。据说它是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首创的，意指迄今尚未赢得政治独立、仍受外族统治的土著民族。他们比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有着更为艰苦的斗争历程。本书名引自一位坦桑尼亚外交官的话：“当印第安人民获得自己的地位后，当土著人民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独立的时候，那就成为第四世界了。”

著者很明确地把“第四世界”和第三世界区别开来，虽然他认为两个世界的人民都曾经遭受过外国的统治和殖民主义的束缚，但这些还未能成为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他们曾提出70年代加拿大印第安人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似不为第三世界所注意，而当时第三世界却着重支持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70年代，瑞典萨梅人争取民族权利斗争的失败，似乎也不为第三世界所知。而乔治·曼纽尔却组织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民族声援抗议，使萨梅人的斗争更富有国际性。

著者比较清醒地看到“第四世界”并不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要学习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些是地道部落的和传统的，有些是非常都市化和个别的”。同样，著者也意识到第四世界至今仍缺乏政治实力，没有经济力量，不能接受西方的技术，并且认为自己对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和意见胜过西方的。当第三世界成为一支力量出现在东西方的斗争之中，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时，土著世界却还几乎完全依赖于东西方国家的信誉和道德，并从中寻求自己的生存。（见本书引言）

著者是理想主义者，对“第四世界”的憧憬有如田园诗般的美妙。他天真地呼吁人类重新估计他的信仰和价值；提醒加拿大国会履行职责，要求传统的基督教会承担他们的义务时，著者不仅要求有新的计划、更多的钱和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唤起各种组织机构重新检验各自的实践，是否以正直原则作基础。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著者在阐述“第四世界”的前途时，充满了印第安人古老而深邃的哲理。他满怀深情地揭示了土地、水、空气、阳光哺育了人类的事实。现代社会逐渐意识到人们长期滥用自然的赐与，对自然环境的长期破坏和污染，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从而导致“自然”拒绝继续为人类服务的恶果。人们现在要求保护土地，合理地开发它，并保证它生产的财富为贫富同享、人所共有。这是向着印第安祖辈们早已对土地价值认识的方向迈出的—

小步。无论人们操何种语言，这种思想的智慧最终将被理解和接受。

著者把“第四世界”描述为路途遥远的“长征”，但他有坚强的信心，因为他深信当代这一辈人的力量，他们有能力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而他要求别人的只不过是“让我们自由地前进”。他也提醒那些当权者：“除非你们和我们向着同一方向前进，你们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我们必须按照各自的鼓点前进，按照各自的方式前进。”他最后以明确无误的语言重申：“我们不能成为你们社会中的平等成员。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人分享的新社会里的一员。只有等到你们和我们一样开始重新考虑和重新调整你们理解事物的方法和你们对世界的看法时，这种可能才能实现。”（第九章）他热情地期待着各族人民能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达到为人们所称颂的稳定和相互合作的社会。他愿意和大家一道前进。

另一方面，著者乔治·曼纽尔也是个战斗的实干家。他的眼光绝不仅仅局限于印第安人。他曾周游五大洲的许多国家，访问了许多土著民族。他声援过瑞典萨梅人的斗争，联合世界各地土著民族的代表创立“土著民族世界理事会”，并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他曾代表该理事会赴墨西哥视察访问了被危地马拉军政府迫害的印第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呼吁世界舆论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予以支援。乔治·曼纽尔以兄弟般的感情，胸怀世界各地土著民族，从而赢得很高声誉。现任“土著民族世界理事会”会长何塞（波多黎各人）曾称赞乔治为“土著民族之父”，某些印第安领袖说他的思想正在指引印第安人斗争前进。

1982年7月，在加拿大里贾纳市召开了“第一民族（土著民族）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来自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代表2 600多人齐集一堂，交流情况和思想，讨论共同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从而作出了历史性的决议和协定，为今后继续斗争，奠定了团结的基础。在这次大会上，乔治的“第四世界”思想作为主题被突出出来。他在会上提出新的、极富吸引力的见解，即印第安人在北美是少数，人单势孤，无法取得政权。但在中美、南美洲，印第安人在许多国家中都是多数，共约1 500万人，不过迄今都未能在任何一国执政，反而处在种族灭绝的厄运中。但他坚信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绝不会持久，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迟早会起来革命并取得政权。那时，他们会站出来为北美受压迫的印第安人讲话。目前，北美印第安人应从各方面支援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总之，整个印第安人和土著民族的斗争必须视为一体。这个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也可能是“第四世界”思想的新发展。

也许我还应该强调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如何正确理解和引导“第四世界”的思潮，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课题。在资本主义的北美社会中，企图寻求真正民族平等的环境和土壤，恐怕是天真的理想主义。目前，“第四世界”的领导人似乎还没有把他们的问题看作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还没有意识到只有“第四世界”的民族问题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才有希望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们正在摸索前进！他们多次提出愿意倾听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有益经验。他们现在也正在争取加拿大议会讨论通过和承认印第安人的民族权利

留地，出身于一个舒斯瓦普印第安人巫医的家庭。童年在家乡的教会小学读了两年书，后因患结核病，住了几年医院，回到家乡后，成了跛腿残废。但他并未颓废下去，仍努力刻苦自学，祖父母、家乡的父老、富饶美丽的印第安大地山河都是他的老师，他在深厚的印第安传统文化中迅速成长，而且成为一个出色的农民，密切联系当地群众，富于组织才能。在他早期的乡居生活中，即以其实际行动疏通、促进了当地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友谊合作，从而赢得了双方的信赖。50年代，乔治致力于争取加拿大内地和海岸的印第安人的协同合作。他曾深入到内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寻求双方在争取民族权利和土地权利斗争中的一致行动。最明显的成果是改进了对印第安人的医疗服务。1960年，他当选为北美印第安兄弟会的主席。同年，他提交给加拿大参众两院修订印第安法案的特别联合委员会一份简要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充分显示他对加拿大宪法史和政治史的透彻理解以及对内地印第安人民的深湛知识。196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建立不列颠哥伦比亚——育空地区印第安咨询委员会，乔治当选为第一主席。此后，又参加了全加印第安咨询理事会。1968年，在印第安人民和政府之间关于印第安法的各种评议会议中，乔治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69年5月，他又当选为全国评议会议的主席之一。这个评议会议是当时加拿大印第安领袖们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1969年，他创立不列颠哥伦比亚印第安酋长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1970年，乔治当选为全国印第安兄弟会的会长。1970~1976年，在他连任三届会长的领导下，这个组织终于赢得了信任。印第安兄弟会创办了两个全国性的报纸，一是关于教育的，一是关于土著民族权利

的，都曾对联邦政策的变化起过影响。在其任职会长期间，1972年曾随同当时联邦政府印第安事务部长让·克里蒂安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73年他曾任出席联合国关于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加拿大代表团的顾问。在这次旅行中，乔治同萨梅人领袖建立了联系，并访问了保护土著民族协会、土著民族事务国际工作组等。1975年，在他的领导下，第一个国际性的土著民族组织“世界土著民族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阿尔伯尼港正式创立，乔治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该会作为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得到联合国承认。1977年，乔治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中继续当选为主席。由于健康原因，他未能参加1981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放弃连任主席的工作。在其担任主席期间，曾对北欧的萨梅地区、格陵兰、非洲（曾被邀参加坦桑尼亚独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南美洲等进行了广泛的旅行访问。1980年他曾为调查马普切印第安人的困境而访问智利。

1981年，他虽因健康关系不再连任理事会主席职务，但他一直关心并继续为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贡献。1982年夏在“第一民族世界大会”进行期间，乔治在协调各土著民族组织内部的团结工作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使大会获得巨大成功。1982~1983年，他作为理事会的使节视察访问了受危地马拉军政府迫害的印第安人。为伸张正义，他发出了支援的最强音。

乔治在他一生曲折的生活和斗争中，逐步成为北美印第安人的领袖，进而成为土著民族世界性的领袖。他毫不留情

地抨击一些统治阶级及其反动政策。在中南美洲一些由军人掌权的国家中，他曾被视为危险人物，不许入境。对加拿大的统治阶级，他也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但在一些弱小的土著民族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受到挫折时，他却振臂高呼，给予最可贵的声援。乔治不愧为印第安人的杰出领袖，他曾亲口对我说：“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个政治家。”他是在为印第安人以及所有土著民族的政治前途作出不懈的斗争。尽管近几年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作过大手术，人们多次以为他不久于人世，但他却奇迹般地顽强地活下来，而且仍然精力充沛地继续为印第安人的政治前途而斗争。他以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他作为当代印第安人杰出的政治家的历史。

第二位著者迈克·波思兰斯，我也是在1980年加拿大“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上相识的。当时他在渥太华的兄弟会总部作研究咨询工作。大会期间，我们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当时着重向我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却没有来得及多谈“第四世界”的问题，但我觉察到他是位很有睿智和独立思考的中年知识分子。迈克是位专栏撰稿人。他不是印第安人，但却同情和支持印第安人的斗争。20多年来，他一直为印第安人工作。60年代，他曾先后在圣瑞吉斯（St. Regis，印第安人保留地）和阿奎萨司奈（Akwasasne）的伊洛魁印第安社区工作，并为印第安报纸《阿奎萨司奈评论》（Akwasasne Notes）撰稿。他还在渥太华的“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中担任几个职务。最近他又任议会联络项目的主任，力求以信息和向议员疏通的方法来影响议会的决定。他现在还是渥太华的一个私营法律咨询事务所的联合主持人，继续为一些印第安组织工作，包括“第一民族世界大会”理事会。

他被视为加拿大印第安事务专家。

我对《第四世界》中译本的出版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仅因为它为我国读者提供世界土著民族，特别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饱经忧患的印第安民族的斗争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兄弟般的关注。据我所知，此书是除了丹麦文译本以外的唯一外文译本。

《第四世界》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将告慰于乔治·曼纽尔和迈克·波思兰斯，告慰于千千万万为民族权利而斗争的印第安兄弟们以及支持他们斗争的众多进步的白人朋友们！

这里，我还应感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桑德斯教授（Prof. Douglas Saunders），他对我的印第安人研究工作一直给予支持和鼓励，并提供了不少关于《第四世界》著者生平的素材。

最后，我还应以读者和本书推荐者的双重身份，衷心感谢本书译者蒋瑞英同志和校者董天民同志，他们以艰苦勤奋的精神，完成本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为加强中加文化交流和丰富世界民族研究作出了贡献。

1985年7月

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目 录

引 言	“印第安人有感情吗?”	(1)
第一章	互相依存	(10)
第二章	良药苦口	(25)
第三章	土地和我的祖母	(39)
第四章	前辈的教导	(57)
第五章	艰苦创业	(83)
第六章	培养人才	(110)
第七章	十年协商	(140)
第八章	当前斗争	(163)
第九章	第四世界	(190)

引 言

“印第安人有感情吗？”

舒斯瓦普部落的领土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腹地，包括从威廉姆湖到库特内河上游的阿思尔梅尔，并沿着这条线往南直到欧卡纳甘。它的边境连接着弗雷塞河和北汤普逊河的入海口以及欧卡纳甘的边界。这是一块由河谷、湖岸高原、复盖着森林的山峦以及长年积雪的山峰互相交错着的土地。它向这里的印第安人的最大部落提供可以满足日常需要的丰富物产。现在，这块土地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占据了。

我所收集的关于舒斯瓦普部落的材料是这块土地刚刚开始处于印第安代理人统治下的那段时期的材料。虽然统治的行动早已开始，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统治者才完全征服舒斯瓦普。在19世纪20年代，无论我们的生活怎样地不安定，我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的生活习惯，自己的语言——一切文化的要素——以及政权的基础，即：我们对内部事务的自决权。我们有尊严而且是自尊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我们的民族舒斯瓦普从值得自豪的独立地位跌落下来——从我们无需外界的恩赐，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技术和原材料而获得生存并感谢上苍的地位跌到受奴役的地位，这是一种尽人皆知屈辱的丧失独立的境

地。我也曾看到我们的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迁回高原地带，那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应该居住的地方。

在我的一生中所看到的是，舒斯瓦普的版图在北美历史上近两个世纪中不断地缩小。我们舒斯瓦普部落是整个土著世界的一个缩影。但我们的遭遇比其它印第安部落更为典型。

我的主要观点是我概括和接受了印第安思想家的思想后形成的。它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民族史的一致见解。我想他们会发现我所讲的故事和他们的真理标志是相符的。

北美的欧洲人有关印第安世界的神话，和我所了解的现实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些神话建筑在虚幻的基础上，它掩盖了印第安的现实，它把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描绘为野蛮、蒙昧和停滞不前的，是不可能接受新的技术社会带来的变化的。

确实，我们同这些欧洲人有了一些接触，这就增加了相互了解。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到省立学校上学的比去教会学校的多了。我们也被允许进入大多数的旅馆，明显的歧视减少了。

这些变化也许是重要的，但这是一些表面上的变化，两种根本不相同的文化要达到完全相互了解是很困难的。

只有从根本上进行相互的接触和了解才能消除隔阂，只有消除了隔阂——再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才会有真正的改变。

让我从早年从事的工作经历中为你提供一个实例吧！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工休时间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和白人在一起工作。我当时是汤普逊河上一个木材厂的栅栏工。该厂雇用了大约 40 名工人，其中有两三名是印第安人。我常

和一名白人在工休时坐在一起喝咖啡。当我坐下后，他对我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当然可以罗！”我说。“印第安人有感情吗？”他问道。

“有，印第安人是有感情的。”我告诉他。

“我和我的老婆经常谈论这个问题。自从你成为我的朋友，我想如果我问你，你不会生气的。我们实际上认为印第安人和狗没有区别，在亲属之间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又有一个星期一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坐在工厂的院子里喝咖啡，从这里可以看到河对面我们印第安人专用的天主教教堂。牧师在每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来这里待到星期二。在这三天里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去教堂，好象是为了弥补牧师两次来访之间所损失的时间。这件事引起了白人的兴趣。那天，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厉害以致使我感到他会把肋骨笑断。他们讥笑每一个在工作日即星期一去教堂的印第安人。

我在那以前还远未学会表现一种无所顾虑的和坚强的性格。当时我说，“你们在讥笑我们的人民。是你们这些人让我们改变了信仰而到教堂去的。”我的话一定是击中了要害。

“你所指的‘你们’是什么意思？我们与此毫无关系。”

“是你们的人做了这件事。白人做了这件事。我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你们的祖先，不管你是不是在内，是他们强迫我们印第安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到教堂去的。你们自己对我们这样做了，现在却反过来讥笑我们。”

这样的谈话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了。但是，不管对话如何粗鲁，难道不是经常以沉默代替的吗？如果这就是变化，那肯定不能说明有多大进展。

对于一个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地位的民族，进步——根本的改变——只有在他们重新获得稳固的地位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才有可能。我们并不是要重新恢复我们祖辈们当年的衣着、住房、政治制度以及交通工具。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将使我们的子子孙孙能继承它的价值、它的力量和基本的宗教信仰——即认识世界的方式——这就是印第安人民世代代耕耘在这块北美洲的土地上所要结出的硕果。

在为了生存而斗争这一点上，北美印第安人是享有权利的，有资格宣告获得了胜利的。我们生存下来了。假如别的人也给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那就让它作为标志，证实大地母亲对她的儿女同样善良，不会错对这个或那个。某一个人要获得成功就一定要另一个人遭受失败，这是欧洲好战者的一派胡言。

也许我所看到的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非印第安人和我们一样开始重视土地、空气和阳光。

殖民地的人民渐渐意识到有另一种共同的联系。每当一个部落的人民落入欧洲势力的统治之中，他们就尝到殖民主义的苦头。若不是这种政治经历触及了我们的根本传统，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就不可能推动相隔如此遥远的人民之间的联合了。

在欧洲人没有来到之前，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已经有很多人让世界有了共同的认识。我们都经历过一段外国统治的时期，但这并不是使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我们和第三世界人民共同遭受着殖民主义束缚，我们受的束缚把一个土著民族的世界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之中区分了出来。

每当我走访其他土著民族——毛利人、澳大利亚土著人、波利尼西亚人、拉普人、非洲人——时我总是被我与那些欢迎我的人民之间的联系所感动。

第三世界和土著世界的区别在于当前的政治，但最终还是反映在宗教和经济上。第三世界之所以在这时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迅速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反映了西方的政治概念；并利用种族问题在超级大国之间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力图模仿他们的同时，逐渐得到双方的让步。

一位坦桑尼亚外交官对我说，“当印第安人民获得自己的地位后，那就成为第四世界了。”我知道他并不认为我们会象他们那样去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但我们应该象他们那样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些是地道部落的和传统的，有些是非常都市化和个别的。因此，第三世界可以不必去模仿欧洲帝国并和他们进行竞争了。而这些欧洲帝国是他们最近才摆脱掉的。

土著世界至今仍缺乏政治实力：没有经济力量；拒绝接受西方的技术；不能了解西方的政治手腕；却还认为自己对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和意见胜过西方。当第三世界成为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出现在东西方的斗争之中时，土著世界却几乎完全依赖于东西方国家的“诚意和道德”，从中寻求自己的生存。

但第三世界同第四世界一样，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我第一次在离开北美海岸的旅途中遇到毛利人时，如果我说“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那他们是十分清楚其含意的。不论我走到土著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能感到这种对土地的共同感情。